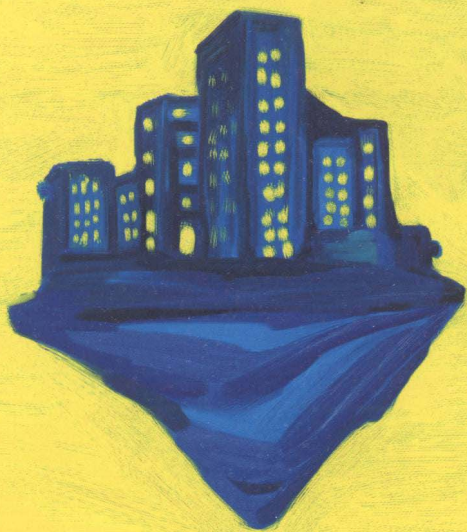


所有的猪 都到齐了

晓航
著

无论多么艰难，我们依然站在这里。我们扛着，
宁可输给时间也不输给自己。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所有的猪 都到齐了

晓航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所有的猪都到齐了/晓航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2. 4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17 - 2

I. ①所… II. ①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59034 号

所有的猪都到齐了

SUOYOU DE ZHU DOU DAOQI LE

晓航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 × 1230 32 开本 8 印张 148 千字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17 - 2

定价: 2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我虽然是个卑微的鄙俗的，有时还不知廉耻的烂人，但是你们却让我明白，在生活中我同样可以拥有梦想，同样渴望尊严与自由，同样渴望被拯救……

目 录 | Contents

1	所有的猪都到齐了
66	灿烂的最烂的生活
132	到悲伤世界玩一趟
189	桌子房子与未来
246	后记

所有的猪都到齐了

据说，人这辈子总得见多识广才好，但是事实证明并不是什么东西见了都让人心情愉快。比如说，我这辈子就没见过经济危机，可它说来就来。来的时候不像正面入侵，而像打闷棍，恰如一面目狰狞的画皮美女，悄没声儿从背后过来，恶狠狠一棍子从后脑揆下来，被打者当场倒地，不省人事。

我记得刚开始别人吵吵这事儿时，觉得有点像听故事，且又发生在大洋彼岸，关我何事？后来听到某些商业巨无霸倒掉时，除了感叹“卧槽草泥马”之外，我还有一种卑鄙的幸灾乐祸。我想，嘿嘿，真是风水轮流转，靠，他们丫也有今天，想当年他们剥削全世界时是何等威风。

可是，谁想笑声未落，崩溃就很快传导过来。那几天恰好国庆节放假，我没事儿就是在家睡觉，睡醒觉之后，我就开始无聊地看电视，无意中搵到一个台，看到美国的什么救市计划被否了，当时我看完这个消息我就开始牙疼，不对劲啊，我的牙从来都挺好的，什么时候这么疼

过？我于是一边敷着冰块一边继续看电视，可是看着看着我发现每个台都在说这事儿，看到最后，我忽然真正警惕起来，我想，坏了，是不是狼真来了？

这个迟缓的判断后来被现实生活无情而迅速地证明了。我本来在一个科技公司供职，工作还算差强人意，我原打算一年一年地混下去，有人发工资就行。可是节后上班没几天，财务总监先跑了，然后老板跑了，剩下我们一二十个员工，被人欠着工资，面面相觑若干天之后，分了些公司的办公桌椅也自行回家了。

原来上学的时候，我就属于好吃懒做，没有上进心的那种人。走上社会后，看别人都特别努力，自己实在不好意思闲待着，就只好找个活儿凑合干。这回危机一来，对我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全社会都撂挑子了，又不光我这样。我算是找着借口了，于是我下定决心，撤，特别彻底地撤，我不仅回了家，而且干脆上了床，然后我在床上待了整整两个月没下来。

这两个月睡是睡饱了，把这些年为工作起早贪黑缺的觉都补足了。但是我的老婆，一精于计算也刚刚被开除的外企职员，却丧心病狂地开始指责我。她列举了我这些年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的种种行为，指出谁谁谁企业做得多大，钱挣得多多，谁谁谁官当成什么什么样，贪污腐败加上泡小三儿易如反掌，就连谁谁谁那种鼠辈都住上别“野”，开上大奔了，他不就是一开饭馆的吗？我没心没肺地听着，既不恼怒也不欣喜，等我老婆说到最后，我说了一句一般社会中的失败者常用来搪塞别人的话，我说：“我视金钱与权力如粪土。”

我老婆听了马上说：“事实上，是金钱与权力视你如粪土。”

我听了她的反驳哑口无言，因为她说的确实是实话，我老婆说完这句话，就从床上跳起来，穿上衣服走出了房门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

老婆走后，我又在床上坚持了两天，然后也终于起了床。没办法，懒终于无法战胜馋，这个我终生遇到的问题总有一边倒的答案。我起来给自己做饭，很豪华地做了三菜一汤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西红柿鸡蛋汤，然后狠狠焖了一锅米饭。

花了十五分钟饱餐战饭之后，我坐在茶几边抽着烟开始思考如何活下去，班儿是不能上了，就是想上也没地方上，电视里说现在的中小公司倒闭得如同雨后春笋一般。那我能干什么呢？我两个月来头一次认真地思考，良久，没有什么主意。我于是决定去网上溜达溜达，看看有什么启发。上网之后，我下棋打牌看新闻聊天浏览一下黄色网站，整整八小时之后，我有了一个主意：我需要因地制宜，利用现有的条件做一点小生意。

具体来说就是把父母给我留下来的两室一厅中的一间收拾出来，然后租出去，房间月租也行当钟点房租也行。我家周围是一个大学区，我想即使月租的人不多，也总有情侣每天愿意到我这里租两个小时吧，就这么定了，我想，我的基本原则是只要弄到钱，怎么都行，我一定逆来顺受。

为了让房子能租上个好价，我开始花力气收拾屋子，我这人虽懒但是不脏，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爱干的活儿就是收拾屋子。两天之后，家里全部打扫干净，我又花点钱买来了新的桌布、窗帘以及一些小饰品，很快，一切搞定，整个屋子焕然一新，一派小资气息。

于是，我去找了小区的房屋中介，又自行上网打广告推销房间。刚开始，确实无人问津，我问房屋中介怎么回事，他们说就是金融危机闹的，现在没人租。过了一阵儿，好歹总算有人打电话了，但是价钱开得特别低，而且是越来越低，看那趋势就差喊免费了。这太不像话了，我

想，这不分明就是抢吗？

不久，我又接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是个女孩，叫做桂小佳。很令人意外，她开出的价格相当不错，但是付款条件差一点，就是一月一结没有押金，我想很快也就同意了，首先当然是价钱好，其次是我觉得没有押金也没什么，因为我天天在家，房客租房之后逃跑的可能性不大，第三，很关键的一点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说实话，我现在屋里确实需要一个女孩，她要能来，也算是个阴阳平衡吧。

电话交谈之后，桂小佳很快就来了，该女孩长得属于娇小玲珑型，短发，个性比较欢快比较令人舒服，恰好是我喜欢的南方女孩的路子。我带着她看了房间，又看了屋子里的各种家电设施，桂小佳对房子相当满意，当即决定租了。

合同很快签好，之后她马上就搬了过来。桂小佳的行李不多，就是一个大旅行箱，还有一把木吉他，她又去商店买了一床被褥，我们就开始了“同居”生活。

新生活开始后，我很快发现这个家里不光我不上班，她也不上班。我发现桂小佳晚睡晚起，白天就在房间里待着弹琴听 CD，一天似乎只吃一顿午饭，晚上她有时会出来和我一起看看电视，聊聊天，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她：“小桂，你没工作啊？”

“没有啊，我刚刚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。”她特别坦然地说。

“那你靠什么生活呢？”我不禁问。

“现在暂时靠我妈。”她说。

我点点头，心想，看来我碰上啃老族了，这 80 后果然对父母下嘴不轻，即使我这种寄生虫，当年也不肯这么干啊。

“那大哥你有工作吗？”桂小佳这时问我。

“我也没有工作，金融危机把我的工作和老婆都打跑了。”我感叹一

声说。

“那你靠什么生活啊？”她又问。

我看看桂小佳，笑笑说：“现在就靠你了，我活得好不好，完全得看你的眼色。”桂小佳听完，会心地一笑。

反正，我们一直相安无事，处得也比较愉快，我不好色，也爱干净，男人有这两点，女人一般也说不出什么（除了当你老婆）。桂小佳吉他弹得很好，有时她的门开着，琴声传出来，我坐在客厅里认真地听着。那真是一种享受，一曲终了，我们彼此看见时还相视一笑。她一笑起来蛮好看，小小的鼻子向上一翘，眼睛眯起来。每当看到这种情形，我的心中总是有一种感叹，没想到，我人生当中最困顿的一段生活竟然是我最宁静的一段生活，没人聒噪，没人打扰，毫无理想却心安理得。

但是好景不长，我们最终还是碰到了生活中的矛盾，这种矛盾是绕不过去的，那是一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，在一起看电视剧等广告的时候，我对她说：“小桂，你该交房租了。”

桂小佳看看我说：“大哥，我没钱交房租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一下愣了。

“我真的没钱。”桂小佳摊摊手说，“你看我一大学生，刚毕业，又没工作，我哪儿有钱。”

“这可不行啊，”我说，“我也没工作，我就靠房租生活呢。”

桂小佳看看我，也不着急，她想想，微微一笑说：“大哥，你容我想想办法吧，拖几天行不行？”

我皱着眉想想，犹犹豫豫地说：“不行啊，妹妹，咱在商言商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我即使能通融，也给不了你几天时间，你要是真没钱咱俩就只能散伙。”我一边说一边想，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妥协，我可是做生意，又不是搞慈善，没房租我怎么活下去？

桂小佳最终答应我一个星期之后付清房租，达成这个协议后，我就再提一个钱字，毕竟是女孩子，脸皮儿比较薄，况且我们这一个月也处得不错，我没有必要太唠叨。不过，让我奇怪的是桂小佳并不着急，她还是那么优哉游哉，照样弹琴，听 CD，难道她还有什么后手不成？

我这星期的主要任务是泡一个网友，名字叫林岚。她给我发过照片，长相平平，眼睛挺大不过却是单眼皮。我因为没事，天天挂在网上和她闲聊。彼此来往之中，我觉得此网友态度闲适，不疾不徐。而且我渐渐发现，这个小女子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她学富五车，似乎什么都知道，且酷爱转文，掉书袋，这可比我原来那个小市民老婆强多了，很符合我高雅的品位。

周末，为了以防万一我又去了一趟房屋中介，问问最近市场的情况。中介的业务员说，目前市场有些回暖，询价的人多了，但是价格还是起不来，稍微高一点就租不了，我出其不意地问钟点房好租吗？他想想说，这倒不清楚，还真没人想过这种主意，不过这周围是大学区，您要想这么干，说不定还真行。

得到业务员的肯定，我得意地往家走，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。要是桂小佳搬走，我干脆就练钟点房得了。我觉得这种出租方式应该比较适合我，一个是我天天在家，有的是时间；二是这种租法不欠租金，当场收钱当场租房，省得我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到家之后，满脑子赚钱之道的我一开门，忽然看见客厅里坐了一个人。那是一个中年妇女，五十多岁，丰韵犹存，打扮得比较时髦，人虽有点胖，但身材还算没走形。
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此时中年妇女已经站了起来，她热情地走过来，一把握住我的手热烈地摇着说：“你是赵晓川先生吧！”

“是是，您是哪位？”我笑着问。

“我是桂小佳的妈妈，叫文秋凌。”中年女说。

“噢，噢，噢，您好。”我连忙说。

“小佳这一阵给你添麻烦了。”文秋凌说。

“没事，挺好的，您别客气。”我说。

“哎哟，大兄弟，你可别老您您的，那太见外，咱们是平辈。”文秋凌一边说一边拉着我往沙发那走。

“等等，您等等，咱们论得不对。”我一边跟着走，一边忙不迭地说，“您不能叫我大兄弟，您闺女可叫我大哥啊。”

“没事，咱各论各的，哪有那么多规矩。”文秋凌说着已经把我带到沙发上，我身不由己地一落座，她就凑了过来，手还是没放开，我使劲想甩，却被她抓得紧紧的。

“大兄弟，想必你知道，现在每年多少大学生毕业，国家不管分配，用人的企业又少，再赶上金融危机，这些大学生想工作都想疯了，可就是没地方要人啊，你说，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？”文秋凌这时问。

“是事实啊！”我说，边说边暗暗用力甩手。

“那你们这些成功人士是不是该帮帮忙？”她又问。

“帮是应该帮，但我们不算成功人士，我也失业在家呀！”我连忙说。

“你还不算成功人士？住在全中国最大的城市，拥有七十平米的豪宅，这就是成功，这就是成就啊！”文秋凌夸张地说。

“哎，哎，打住，大姐。”此时我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只好跟着乱叫，“这不算成就，在这个城市里这种房子太多了，多如牛毛，基本上是人就有，与成功不沾边。”

“那这么说吧，孟子曰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这话总对吧？”文秋凌这时又问。

“那当然。”我说。

“所以啊，你顶天立地一男子汉，现在面对一个没有工作，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的女大学生不帮她都不落忍，还好意思落井下石，扫地出门吗？”文秋凌神情幽怨地问我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落井下石之事，小弟绝不会干出来。”我连连否认。

就这样，这个不速之客，桂小佳的母亲文秋凌跟我毫无来由地狂聊了两个小时。她口才太好了，从租房开始，聊生活，聊理想，聊痛苦，聊快乐，聊瞬间，聊永恒。我是越聊越气馁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什么也没干，就已经成了一个道德上充满缺憾的人，特别是我竟然还想丧心病狂地收人家房租。最后时刻我不得不强行结束谈话，因为我知道再这么下去十分钟，我一定会崩溃的。于是就在我马上要从沙发的那一端掉下来的时刻，我痛彻心扉地说：“行了，大姐，啥也别说了，你说，房租这事怎么办吧？我可是靠它生活呢。”

“房租这事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会付给你，肯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。不过，先拖一阵如何？”她说。

“好，就这么定了。”我咬着牙说，心想我先活过今天再说吧。

文秋凌听完嫣然一笑，用手在我身上轻轻拍了拍，然后袅娜起身，身法飘忽地一闪即逝。五分钟之后，门声又一响，我刚刚喝了口水歇歇气，一听此声又吓得连忙抬头，这时只见桂小姐笑嘻嘻地走了出来，我大大松了口气，然后无可奈何地悄声问她：“小桂，令堂是干什么的啊？”

“是唱戏的，走南闯北，鲜有敌手。”桂小姐凑过来说。

坏了，一听这话，我立刻绝望了，敢情碰上一戏梦人生的艺术家，怪道我有去无回呢。

很不中用，在这场蛮不讲理的谈判中，我被迫签下了城下之盟，不仅房租交纳期限推迟了，而且屋里还多了一个房客，就是桂小佳她妈。

妈的，我怎么这么窝囊，怪不得我老婆说我废物呢，一想到这屈辱的结果，我就不断地骂自己。可是随后每天一见着文秋凌那张银盆般的笑脸，我又把该说的话全部一下子咽回去。算了，听之任之吧，我想，她太能说了，天生就能用唾沫把别人淹没，我在她身边能活下来就不易了。

为了偿还房租，文秋凌没有食言，她开始在我的客厅里工作起来。起初，我也不以为意，可是她说话声音太大，生意上的事情也不避着我，于是几天之后，当她的通话内容再次强行灌到我耳朵里时，我终于感到太雷了。忍了很久，我实在忍不住，不得不问她：“大姐，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啊？”

“我做的是环保生意。”文秋凌向我耐心解释。她说她认识一个城市的动物园园长，现在动物园一般都不景气，财政拨款基本上只是杯水车薪，门票又赚不了几个钱，所以，动物园就面临一个生存问题。她认识的这个园长，手里恰好有一批独具特色的东南亚大象，他一直想把这批大象租出去，弄点收入回来，可是总找不到接收的商业机构。可巧，文秋凌来到这个城市后，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污染问题，工厂多，汽车多，因此废气就多，根本不环保，天永远是灰色的。所以她突发奇想，为什么不能让一些人租赁大象作为交通工具上下班呢？这不仅环保而且标新立异。尤其是一些富人，他们如果租了大象，不仅可以标榜自己的公益行为，还可以酣畅淋漓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以显示自己尊贵的身份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

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打算把大象当做自行车来用。”我说。

“没错，就是这个想法。”文秋凌坚决地说。

我听到这儿真的要晕了，我一边听一边摇自己的头，怀疑我又被谁打了一棍子，这时从我身边经过的桂小佳侧过头问我：“哥哥，你肯定是在问自己，这是不是一场梦啊！”

“是，就这么回事。”我说。

“这不奇怪，我妈一生最拿手的把戏，就是给别人制造梦想，让他们永远不会醒来。”桂小佳笑嘻嘻地解释道。

桂小佳所言不虚，或者说文秋凌给了我太深的刺激，当天下午，在躲避失败人生的传统午睡中，我果然被迫拥有了一场梦，令我意外的是，在梦中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桂小佳。

那似乎是一个雨天，绵绵细雨笼罩了城市。城市的喧哗好像比一般的时候稀疏了很多，街道上人不多，人们打着伞两两而行。车飞快地开过马路，溅起的水花四散飞扬。我不知为什么正从一个立交桥上走过，桥上的我当时很犹豫，琢磨着到底走向何方，是左还是右？

就在此时，我看到了桂小佳，她骑着一头大象在人行横道旁安静地等待着。周围是一大块略显突兀的人群，人们对于她的大象毫无反应，他们只是认真地关注着来往的车辆。绿灯亮起，人群随即穿过马路。桂小佳骑着大象走在人群中间，她的脸上有一种落寞，还有一丝迷茫，好像在想什么事情。走过人行道，人群各自散开，桂小佳却停住了。她如同我一样有点不知所措，前看后看下不了决心。此时她抬起头，看到天桥上的我。我们长时间地对视着，我觉得她目光忧郁，心中似有难处。她想了很久，才张开嘴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她说：哥哥，这是哪儿？

我想想，摇摇头说：不知道，我也不知身处何方。

回答完之后我醒了，这是一个不轻松的梦，梦里桂小佳欲言又止的样子让我颇费思量。这时我听到外面有人在说话，于是我揉着眼睛走出屋，迷迷糊糊看到桂小佳与文秋凌母女俩在聊天。

文秋凌纳闷地问桂小佳：“它怎么会像一辆自行车呢？”

桂小佳回答道：“是的，真的很像，就像那种具有古典气质的、充满机械优美的自行车，它如空气一般自然滑动，如果没有摩擦，将不会停止。”

“那么，它骑上去的感觉怎么样？”文秋凌又问。

“一种稳定，有规律的飘浮感。”桂小佳说，“它似乎浮于一切的表面，却充满一种难以想象的冷静，还有一点的高瞻远瞩。”

“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。”文秋凌赞叹道，然后接着问，“那么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她就来了，她从浓雾中出现，站在大象前向我一笑，然后爬上大象，和我一起朝着更深的方向走去。”桂小佳笑笑说。

“超酷的想法，这样的大象实在令人神往。”文秋凌说，“佳佳，无论如何，我肯定是全力支持你的，我们家的人生来就是为理想献身的，别管是不是自投罗网，我们从不退却。”不过文秋凌想了一下，过了一会儿又说：“但是有时，乘坐大象的迷雾之旅是不是能有人同行，那就看造化了，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。”

桂小佳听了认真地点点头。

我站着，不明所以地听着母女俩不着四六的对话。慢慢地，我完全清醒过来，此时我看看窗外说：“怎么真的下雨了？难道今天是一个雨天吗？”

母女俩闻言转过头，盯着窗外，都默不做声。我想，妈的，谁说这是梦，她们的对话虽然还是很雷，但是就是生活本身。

文秋凌就这么富有想象力地干了下去。但是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她根本没有受到阻碍。她那些不知是真是假的大象真的一只又一只地租

了出去！不久，我就难以置信地收到了我的全额房租，我拿着钱数了又数，新的，真实的纸币，充满了深刻的物质感。看来，不服不行，这个世上就是有些人有脑子，挣钱就是快。

由于文秋凌按时付了房租，我一个月的吃喝有了保障，因此我们的关系还真的近乎了起来。晚上，吃完饭，只要不看电视，我就听她神乎其神地瞎侃。她口才确实好，可以滔滔不绝声情并茂连讲几个小时，她谈她唱过的戏，她待过的剧团，她走南闯北的经历，外带很多的情感纠葛。我听得津津有味，乐此不疲，有时文秋凌说着说着还站起来，唱上那么一段，那种南方剧种我虽不太懂，但看她那手势身段，眼神什么的，再加上十分透迤的唱腔，果然是练家子出身，惹得我不禁鼓掌喝彩。

“大姐，牛，你是一真正的艺术家！”我因为房租的事感到满意，因此由衷地感叹道。

“唉，我算什么艺术家，不过是一辈子漂泊不定，戏梦人生罢了。”文秋凌不无幽怨地说，音调中有一种红颜易逝的萧索。

可是这种宁静的日子没过几天，麻烦还是来了。那一天下午，我午睡刚醒，推开门看到文秋凌正坐在客厅里看韩剧，我洗把脸冲了一杯咖啡，也坐下来跟着看。没过一会儿，门铃响了，我走过去，打开门，只见门口站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，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头锃亮地向后背着，手提一密码箱，带着一副可以盖住半边脸的墨镜。他也没等我让，就毫不客气地走了进来，大大咧咧地环视了一下客厅，然后用一种超级雄性的嗓音问：“谁是文秋凌？”

“我是。”文秋凌坐在沙发上抬起头说。

来人摘下眼镜，露出一张驴脸，他有一双大而深刻的眼睛，眼光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狠毒，看样子有五十来岁。